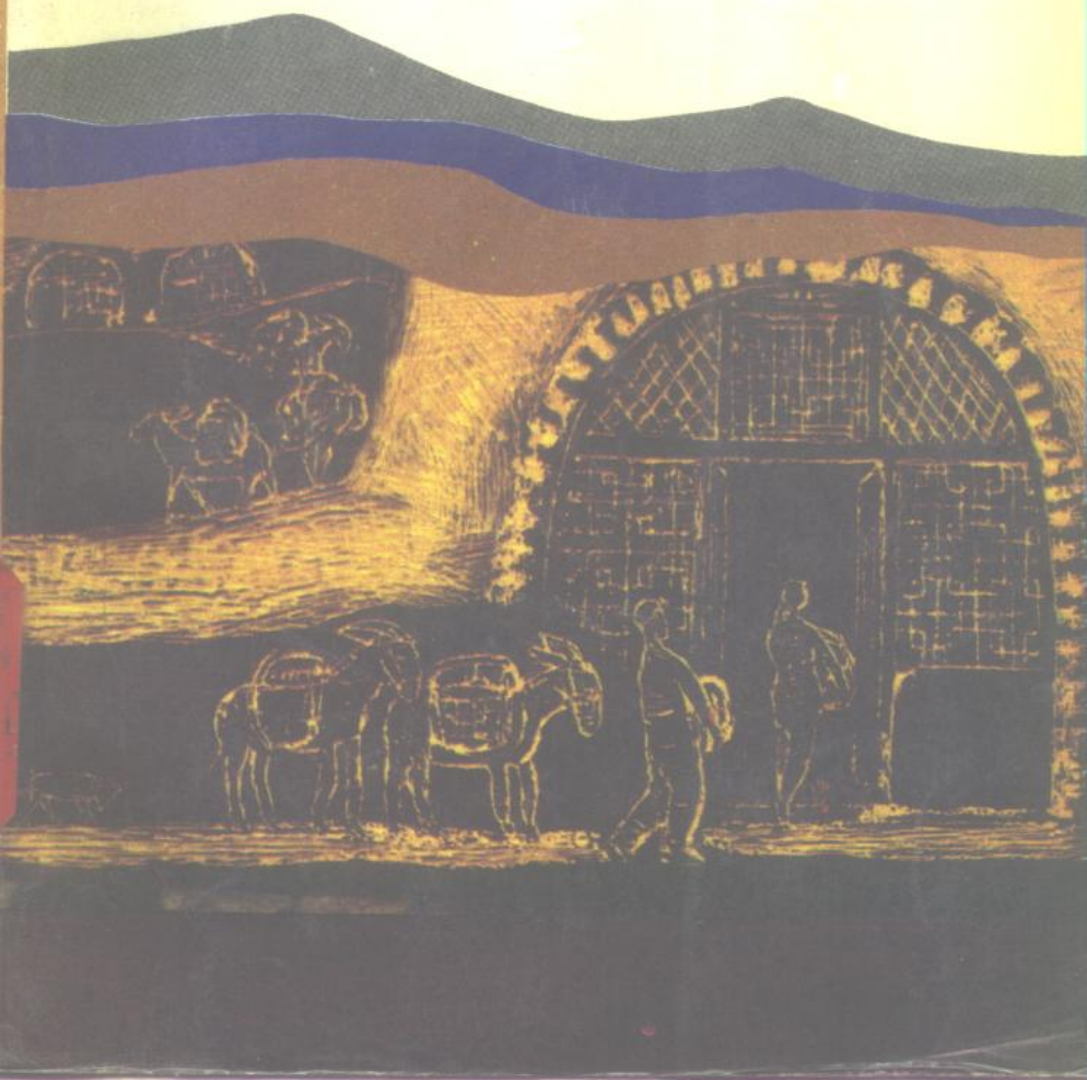


回首黄土地

● 本书编委会编

● 沈阳出版社



回首

黃土地

●本书编委会编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12号

回首黄土地

HUI SHOU HUANG TUDI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葛 君

封面设计：潘戴予

责任校对：英 杰

版式设计：玉 成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沈阳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17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59 千字		印数：1—11000

ISBN 7—80556—834—0/I·192 定价：9.00 元

《回首黄土地》编委会

主 编：王子冀

副 主 编：陆小娅

编 委：史铁生

江宛柳

周 平

陶 正

王克明

王建勋

高 冰

方 兢

侯秀芬

师小平

边东子

高红十

李华松

特约编辑：岳建一

序

二十年前，曾有几万北京中学生，从鼓乐声和喊叫声混合喧嚣的北京火车站出发，远上那厚厚地沉淀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陕北黄土高原，艰辛地迈出了他们走入社会的第一步。

在那高原的各个村落乡间，这些“知识青年”与牛羊糜谷相依相伴，与土窑油灯相对相安，与风霜雪雨相处相让，与婆姨女子相帮相投，与后生老汉相诉相知。

他们或曾以历史使命为鞭策，苦其心志；或曾用豪言壮语为激发，劳其筋骨；或曾因艰辛劳苦而疲惫，饿其体肤；或曾由悲欢离合而清醒，空乏其身。

他们从社会底层了解社会，从人生苦难领悟人生，从耕种锄割认识传统生产方式，从乐舞生死感受中国古老文明。

在那座文化沉积厚重的古老高原上，在那些世代耕耘生养的淳朴乡亲中，在那种渴求丰衣足食的朴实理想里，他们看到了中国，明白了中国，并认定：日后，不论可到天涯，还是能去海角，此生将牢牢系之于中国，系之于黄土地。

那是一段苦难和光荣的故事。

苦难记下的是悲欢离合。

光荣留下的是苦辣辛酸。

一个个朋友已不在身边，一段段往事却恍如昨天；一位位乡亲仍劳作山间，一回回梦里又相诉万千！爱过的，恨过

的，活着的，死了的……都难舍，都难忘！

不堪回首，却要回首……

编者

目 录

风吹日晒大雨淋
世上苦不过受苦人

野草·····	王新华	1
噢，我太吉村的弟兄·····	王子冀	34
“叛徒”邢荣儿·····	毕 昆	45
二海·····	刘丹华	55
老善娃·····	陆小姪	62
陕北琐忆·····	马苏元	68
呵，陕北老乡·····	胡镇江	77
断黑户·····	赵 起	89
喷呐声声·····	马宗和	96
八条牛、七条牛·····	宋小明	99
高里塬·····	边东子	102
来婵儿·····	王小强	113
那婆姨·····	马宗和	124
扇儿扇儿落一落·····	高红十	128
妇女·各杜·····	梅绍静	133
难忘你，鲜血染过的黄土地·····	聂新元	139

一阵阵黄风一阵阵沙
一阵阵心事乱如麻

南河寨旧事·····	王明毅	145
十六岁的雪季·····	江宛柳	155
夜袭·····	宋小明	165
冬女·····	李建平	172
方言·民歌·家狗·····	王建华	180
最初的经历·····	滕 为	188
教学散忆·····	陶 正	204
峡谷深深·····	梁亚民	222
“老朱家的”·····	卢小飞	236
片笺波澜·····	牛 角	245
黄土地的种子·····	边东子	253
我当“火头军”·····	刘 勇	261
学生娃，可听话哩？·····	马宗和	268
枣圪台理想·····	任 佶	275
那方土，那搭人·····	周 平	281
桃家庄的日子·····	多 多	290
关家庄琐记·····	李子壮	300
那一夜·····	高 冰	312
自我教育·····	刘克京	319
“黑户”引起的冲突·····	李青松	325

日记摘抄.....	曹 阳	331
女石匠和《工地战歌》.....	孙伟程	337
照园子.....	徐建青	342
我办代销点.....	陈平俊	348
星星沟日记.....	叶咏梅	356
轩辕故地.....	侯秀芬	364
路.....	李 棟	372
那时，我们还太年轻.....	郑秀满	381
黄土地情歌.....	史铁生	387

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
早早价就应该撂下你

遗址.....	王克明	396
我和吉娃.....	刘丹华	407
流星.....	邓 壮	421
还是那条弯弯的路.....	朱立群	427
接受再教育的忏悔录.....	黄敏兰	435
没一个“壮烈”.....	陆小娅	441
心祭.....	朱 凌	449
魂归故里.....	王建勋	455
姊妹坟.....	柏 铮	461
高山情.....	王建勋	466

烂裆的裤子漏水的锅
没钱的也爱些穷红火

闹秧歌.....	王克明	470
看电影.....	高红十	482

天上乌云搅黑云
什么人留下人想人

南泥湾的会见.....	高红十	488
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	郝海彦	494
无悔.....	梁和平	507
相逢何必曾相识.....	史铁生	519
教书轶事.....	周 彤	526
编后记.....	岳建一	534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受苦人盼过好光景！

野 草

王新华

秦赖赖死下了。

展溜溜介（平展展地）死下了。

后半晌打歇，米如怀老汉圪蹴（蹲）在土峁子上，款款地把烟锅里的火磕在鞋窠里，给李正华老汉，宣传了这个消息。婆姨们趁着打歇，忙着做手上的针线，喳喳着。汉们有的仰下，嚼着草，或圪蹴着吃旱烟，再就背转身放水（撒尿）。

李正华抽着了烟，鞋又还给米如怀。鼻子胡子都冒烟，厉声咳嗽：那（nè，第三人称代词，即他，她，它）可老结实了，六十七了。”

此外，没人说个甚（什么）。

末了，米如怀扯下一把崖畔上的草，擦擦手，说了声：“今儿黑地（今夜）把那发送了，兹（语助词）是再不受苦了。唉！都往起站，受苦来（干活）！”

一阵镢头家伙的响声，骨头节子咯蹦蹦的响声，人们努下力站起干活。

那崖畔上的草，被早起的霜打重了，死颜打挂，和人一样，不旺。

秋后，陕北山沟子里，就顶个冬月天。黑得早，才将把碗一撂，外起忽拉拉介黑实了。黑庄知青窑里点了盏油灯，扑啪啪介响。油灯里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故而作响；捻子短探不上油，故而倒水。我瞪着两眼，满街地找拾烟屁股，而后蹠在灶火旁，格捞火往起点这支“卷烟”。

门吱的一声响，米如怀提个马灯进来了。古松等几个知青正在窑掌子（窑洞深处）里兴致浓浓地念：“零丁洋里叹零丁……”

“文天祥这诗恰如描写我们……”

正在不二之境中。

我在门口站起来，迎着老汉：“咋价？”

“新华，上咯，相跟着给赖赖整拾整拾，早些发送。”

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在黑庄知青中，顶数我灰，灰得没心眼，恁亨亨的烂实诚。冬月天，我们那眼窑不做饭，没火，缸里的水冻成一个总的，尿盆子一个月了，黄冰蛋，和街地长在一起。睡时须高声呼噜才能钻被子，这一夜尿泡不憋炸就懒得起。

一日，我睡暖了，迷糊着，古松推醒我：“喂，哥儿们，起来把门关上，没插好，都得冻病了。”

我去关门，其他三个头从被子里探出来，聊着。过了几天，又推醒我，叫我去关门，我不太愿意，可人家都张了口，为难。关完门，得了一句夸奖：“身材真好。”

来个外人，特别是女生，古松神采飞扬，像才喷洋烟，表情、词语忽闪闪价变化，支使我铸这做那。女生在跟前，任你不高兴，也不好意思呛他，尴得很。可我总以为古松眼黑女生。刚来队第三天，雪才住，背阴一满就顶个北冰洋。谷

耸从窑洞里钻出来，在柴草上架上五线谱，脖子下圪夹着个小提琴，对着阳面的女生窑，拉《开塞小提琴练习曲》第一课前半部的前几小节。一连三日，真坚决。阳面上硬是没个罗曼蒂克的反应，倒招来一阵狗咬。两个半大小子，露截肚子，拖着鼻涕，听了一阵子说：“这算个甚，歪脖圪捣，解不开（不懂，不明白）。”走了。

第四日不圪铿了，打下盆凉水泡手。我偷眼一看，手上冻疮一满发大了，烂得像霉胡萝卜。他反倒对我说：“妈的，她们准是胡同里的。”

我怕他尴尬，不和他对眼。

我点着烟，回头望了一眼，他们似乎不曾知觉。

我和米如怀大叔走出窑，转身往崖畔下撒尿，听见窑里有人说：“快去女生窑玩牌。”

路上米如怀告诉我，收工时说下了，由他、李正华、贾尚堆三个老汉和我今黑地整拾赖赖。

米如怀提个马灯，晃荡晃荡朝上走。赖赖生前住在村边上峁子圪落。这阵一道庄早没了个声响。城里人怕正在炕上看电视，陕北人哪解下娱乐？全村只有一台收音机，是老书记的奖。一年间，上山干活，只有两件事打发熬累，一是唱个酸风（情歌），再就和异性调情打趣。人不知命苦，亦不怨命苦，自然，因为几十辈子就是这样。故所唱酸曲，也没有恨天怨命之词，好像崖畔上的草，死下又长，长下又死；也不唱花天酒地，本就思谋不来甚是个豪华的都市生活，只偶然问过我们，北京人成年吃白馍？不过酸曲唱得婉转、凄凉，迴旋在荒峁子上，真情切切，催人泪下。腰背弯得太久了，也直一下子，唱个高亢嘹亮的西凉道情。我从山下走过，拦羊

的立于山崖之上，羊像断线的珍珠，撒在山麓，拦羊的披件破羊皮袄，着风一鼓，如麾而起。一曲西凉道情，明亮如劈开青天的利剑，高天淡淡的流云被曲推驰。这是打破胸中几十代几十代的积郁、压抑，奔突而出的心声。荡腹之鸣，令人热泪夺眶。我如今还能唱西凉道情，只听过两遍，便铭记不忘。那道情，无词，只有哎嗨哎哟，起音极高。我喜欢那些双四度结构的民歌。《民族音乐学研究》说，民歌无确定作者，世代口传加工，表达真切，出自民生。

上山干活，受苦人间的话儿说得红火，直指要害，博来笑声，果然驱散熬累。有时知青也说，不过斯文得多。几个结了婚的婆姨弯腰割麦子，真累，又往死晒，到了跟前问我：“想要婆姨不？”

嘻嘻嘻。

“敢个解不开，在北京一满是学生娃娃。”

“胡栾（胡说），北京人就不生养？”

看我不说话，嘻嘻声越发大了。

米如怀走在前边。马灯一闪一闪，我两眼紧盯着下面的路，怕失足下了崖。山沟里冷风吹来，钻一裤管子，又思想就要给死赖赖收拾，便转出满身鸡皮疙瘩。这一路不近乎，上到峁顶，绕过圪梁，背阴阴里才到赖赖家。这米如怀也怪，没两句话，走得还挺快，这丁丁梆梆的瞎路！

米如怀是村里有名的慢汉，浑号就叫慢汉。“山高就怕慢汉摇”。上工尤其慢，七里地得走一个多钟头，又鼓打趣说怪话。问起他来，告诉你：“农业社老规矩也解不下？上工，吊死鬼寻绳；下工，李闯王进城。”

土改时把米如怀划成上中农，而后他的脾气更是海来和

善，眉颜（脸）上有人没人常挂个笑。倒运左眼生疾，角膜炎，常年累月淌水，红愣愣价像个烂桃子，须每几分钟用脏手揉搓。告诉他，只要一瓶氯霉素眼药水就包他好。他笑笑：“管尿它，受苦人命才值几个钱，不晓有多少年了，等不得眼瞎，早到死展了。”且说且又从烂桃中挤出一股水，洗净一片脏脸。这情景，真让人心颤。

我不知他是怎么个活法，见病认病，见命认命，只要死不下，来什么横，什么逆，也无哀怨，也无愤慨。天干地旱，草木为食。娃娃饿死，那就死下吧，不骂苍天。公社打坝，水到坝倾，人死工废，不骂爹娘。受苦汉好像有一组固定的穷魂酸魄，这批躯壳倒下了，又钻进下一批，任这肉体躯壳代代更换。

有一次米如怀到知青窑中，我给他看一张大草原的明信片，连天碧野，有两匹马吃草。

我说：“看这大草原。你是榆林人，出榆林往北，就到人家这地方上了。”

“鞑子这大牲口光吃不做，长得真强。”像没见这草原。

其实我也弄不明白，大草原是指这漫天价的野草，还是这些号食野草的肥牲口。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古人说下。”米如怀望着明信片感慨。

这话引发了我的联想。我家穷，没个志，生在哪熟在哪，也像烂草。古松家是军队高干，有钱，志大，成天价目发淡光，叹人生不得志，如同筑石窑合龙口的大青石用成茅坑盖粪板了。有志向的知青们也讨论“人生”这种重大课题，翕动鼻孔，挺着鸡胸，抱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过了阵子，

改成《静静的顿河》，批画满了。书主指着其中“母狗不愿意，公狗上不去”下面的双道杠，气得找那几个看书的人，硬是找不出谁画的。

公社干部在全村男人会上慷慨陈词：“学大寨，放眼全球，为救世上三分之二生活一满在水深火热里头的人……”铿锵有声，落地如金。

我和米如怀圪蹴在街地听讲。他对我说：“哎，我对你说，”挤挤他的红眼，“受苦汉这一辈子，活只为上下，上一张嘴，吃食；下一杆尿，生养。”

胡思乱想着鸡皮疙瘩也止定了，到了赖赖的崖畔下。秦赖赖、儿子绥安、绥安婆姨以及四个孙子生（住）在一搭一块。三眼旧土窑，一眼老汉生，一眼绥令一家生，一眼仓窑，口子塌了地起。养条黑狗，正是大庄娃娃小庄狗，那狗整日不见人，凶得万恶。我俩到了崖畔下，等那条狗，刚站定，黑地里马灯照见黄牙和两盏小灯，狗把脸上的肉往后扯向耳根子，像见了八世死仇，咬个不住。

绥安婆姨酸声酸气走出来，看不见，光听得：“哟，上院起大叔来了，兹快起来。”

绥安三十几岁，灰眉塌眼，耷耳烂嘴，智商低，人称灰汉，灰绥安。娃娃见了也欺负：“夜里地趴老婆了吗？”绥安也只是歪个脖子说声：“腾远些。”

可绥安婆姨满俊俏，人风骚，四个娃娃一个一样，解不下谁的种。绥安心宽不存事，自己房里不行，也不计较这些，反正农业社按人头分粮，养大了这些娃，还给下种子的送老不成？何况绥安婆姨里外一把手，绥安甚也插不上，一家连老汉，全靠绥安婆姨。今天因是丧事，进了窑也没拿绥安打

趣，他圪蹴在街地灶火旁吃旱烟，四个娃娃展溜溜睡下半炕。

贾尚堆、李正华也才将来，坐在剩下的半边炕上拉话。奇怪，除了米如怀话少了些，这窑里没个哀伤气，像没个啥事。贾尚堆口里说着，还盯住绥安婆姨。贾尚堆四十几岁，人壮实，论辈分绥安叫他叔。

绥安婆姨刚嫁到黑庄里，是个俊俏的大姑娘，手又勤又巧沾点羞涩，还不解下和男人是咋个。不敢说像城里女子那号，整日价思想找拾个死死活活相爱的白脸蛋子洋后生，咋价来个轰轰烈烈的个人事业，想着亲亲热热吃着口，再听着几瓮麻辣辣的痒痒话。不敢那么奢侈，可多少也有点小意愿，嫁个好男人，心疼人，有个孩子有个家。陕北女子都这么想。回娘家，在自小耍的女子面前，眉颜也放放青光。不成想嫁给个灰绥安，酸眉馊眼窝，鼻涕涎水不发烧不住，哩哩索索整话也说个吃劲，公公爷儿俩活下一圪堆岁数，穷得尿捣炕板石，这算是把人家女子这点绿豆大的梦也捣个稀烂。

女人们道：“她娘家也狠下心，收下钱，还管女儿死活！”

男人们道：“那驴日的一到了就不怕断根！”

不知绥安婆姨想过死没有，反正到后来认命了，越扮越俏。好心的相好们也来助人为乐。好在陕北不算“封建”，你说人家长短人家议论你短长，只是不好当炕抓定。

我那时一直认为绥安婆姨是个骚货、烂婊子。以前听人说骂婊子养的，其实不解其意。这下就恶她给贫下中农形象上抹黑。村里那些有光景的婆姨，虽然也断不下甜滋滋地偷汉子，但从不正眼看她。后来想，她当根也是个俊俏大姑娘，一个女人。不过相信没人和她讨论过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应常念咋价使自个有意思地放火放光。只知道她不回娘家，谁